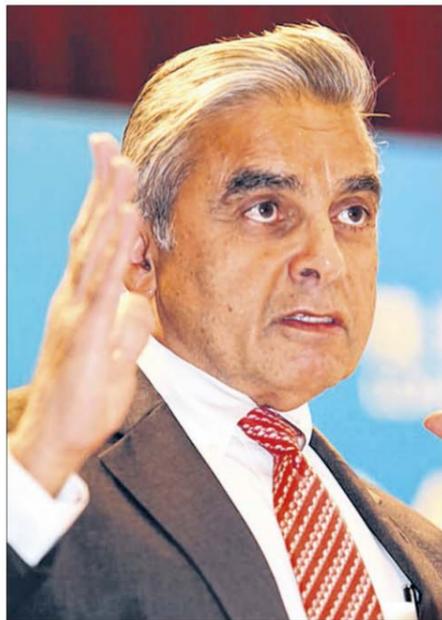


马凯硕：对外关系稳定属“非常态” 中国应强化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角色



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在隆道亚洲论坛上，警告现在较为稳定的中国对外关系未必能持久。
(邝启聪摄)

马凯硕认为，中国可以强化国际多边组织与全球治理，这符合中国的利益，首先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，需要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；其次，虽然美国至今平静看待中国崛起，但局面有可能改变。

韩咏红 报道
hanyh@sph.com.sg

中国的经济与政治进入新常态，但在外交上，本地学者马凯硕指出，中国目前较稳定的对外关系是“非常态”。为确保“非常态”持续，他建议中国大力支持国际多边组织与全球治理建设。

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（Kishore Mahbubani）昨天出席隆道智库主办的隆道亚洲论坛时，畅谈中国外交的“非常态”（abnormal）。

隆道智库是今年1月在本地注册的民间智库，主席是福建隆德集团董事长林志奇，副理事长是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徐冠林、新加坡前政务部长曾士生，以及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。

在昨天的论坛上，来自新中两地的与会嘉宾，包括中国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与郑永年，分别从经济与政治的新常态阐述论坛主题“习近平治下的中国”。马凯硕则另辟蹊径，提出“非常态”的概念。

中国的对外关系何以不正常？马凯硕解释，世界正在发生5000年

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力量转移，原来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，即将变成“老二”，原来的“老二”即将成为“老大”。

在传统上，当崛起大国将要超过世界第一大国时，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竞争必然急剧上升。马凯硕说：“今天，如果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赛、双边关系紧张和冲突上升，那将是完全正常的……但是我们没看到，所以情况是非正常的。”

他分析说，这种“非常态”能够出现，有赖于中美两国令人赞赏的智慧，以及两国所付出的非凡努力。可惜，智慧是不能持久的，它往往表现出阶段性与短暂的特制。

为了避免“正常”回归，马凯硕向中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。

他指出，虽然许多国际多边组

织都是西方打造的产物，但是西方国家、尤其是美国一直有计划地削弱了这些组织的力量，因为美国视它们为对美国自身力量的制衡。

在这个情况下，中国可以强化国际多边组织与全球治理，这符合中国的利益，首先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，需要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；其次，虽然美国至今平静看待中国崛起，但局面有可能改变。

马凯硕说：“如果你看看纽约时报、华尔街日报、华盛顿邮报或者经济学人杂志，你会看到非常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，在漫画中，中国也总是被描绘成一头愤怒的龙，正要把世界吞掉。”

马凯硕警告，绝不要低估“盎格鲁撒克逊媒体”的力量，它们主导全球舆论，如果它们成功将中国描绘成好战的国家，就会在全球制

造紧张。

他认为，要削弱这些媒体的宣传，中国应将自己打造成国际组织和全球规则的负责任的捍卫者，这也利于中国推进“一带一路”战略。

马凯硕最后建议，中国可以发出强有力的信号，显示中国与美国的差异，具体做法就是大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，这是世界最需要的组织，总干事长陈冯富珍又是中国人。而中国要扭转世卫的资金机构也很容易。因为自从1990年以来，西方国家大幅下调对世卫的正常拨款，目前世卫组织高达75%的预算，都要依靠捐款。

马凯硕总结：“如果中国选一家国际多边组织加以强化，世界就会说，这是我们最仰慕的国家。”

相关新闻刊第13页

郑永年： 中国应继续学李光耀政治创新

韩咏红 报道
hanyh@sph.com.sg

经济新常态、政治新常态、外交“非常态”，中国在哪些领域是“常态”或“非常态”，是昨天隆道亚洲论坛上几次出现的话题。

隆道智库副理事长、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发言中，主动提到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（David Shambaugh）最近指中共已走入残局，郑永年昨天提出，沈大伟认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，中国政治走入“非常态”，难以为继。但郑永年认为，西方学者看不清中国的政治制度，他个人对未来较乐观。

开放的一党制下 也能实行司法独立

他较后在回答提问时也强调，中国在开放的一党制下也能实行司法独立和宪政，关键是需要许多政治创新，这方面他建议中国继续向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学习。

针对中国政治的“常态”与未来，郑永年在演讲中概括，“旧常态”的特点是精英制度、限任制和集体领导制，“旧常态”带来了巨大的成就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，包括过度的内部制衡、政治寡头、大规模腐败、GDP主义等。

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，中国政治进入了新常态，特点包括集权，长期的反腐败运动、重视顶层设计等。

但是这也使中国面临很大困难：中国经济面对很大的下行压力，并且由于中央集权与反腐败运动，整个官僚集体基本不干活、不作为。

他说：“我到中国各个地方去，跟地方官员聊天，基本上司局以上的官员都非常不安，不知道会不会明天我就被双规了？甚至开会期间他们都很担心，会不会我在讲话的时候就被带走了？”与此同时，由于文革经历与中国制度不健全，许多人正利用反腐败运动互相

清华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问我，“Are you serious? 你真的相信一党制能搞司法独立？”我是学政治学的，多党制下可以实行司法独立，一党制下也可以司法独立。——郑永年

揭发。

虽然如此，郑永年自认对未来比较乐观。谈到中国政治的走向，他认为首先需要确定党内民主的方向，其次，他相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尤其是在2022年之前，中国不会出现大众民主。

当前，中国正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道路，它有点类似新加坡的实践，就是将能人（精英）政治与民主，选拔和选举结合。而在促进廉政等方面，郑永年相信，“只要新加坡本身的制度在演进，中国永远都有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的地方。”

在回答听众有关法治的问题时，郑永年进一步说，西方建立了法治经过了一百五六十年，中国现在开始建立法制，也不会容易，这又让他想到李光耀。

郑永年说：“我把他（李光耀）称为政治企业家，他能把西方和东方最好的结合起来，中国实际上也需要走这一步。”

他上次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，中国要开始探讨开放的一党制，因为中国在现实中不可能容许反对党产生。那中国就要探讨怎么样形成开放的一党制。

他指出，一党制下也能实行宪政与司法独立，中共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巡回法庭，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责任制，就是这个方向。

“（这）需要决策者，研究者解放思想，不要老是看几本西方的教科书就觉得西方是对的，好的。这方面，我一直在想，李光耀先生怎么样造就新加坡出来，我是觉得，中国应当学。”